

羣書類編故事

五

卷之三

三

羣書類編故事卷二十

四明王世宗編集

泰和梁輶校正

器用類

仙翁葉舟

陳季卿家于江南甯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有終南山翁亦
候僧歸東壁有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歎曰安得自渭
泛河達于家山翁笑曰是不難命僧僮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
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若
登舟旬餘已至家矣

異聞錄

李郭仙舟

郭林宗漢人嘗詣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與友善名震京
師後歸送至河上車数千輛李與郭同舟而濟衆望之以爲神

仙焉 本傳

豐城雙劍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公墓上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愛之乃于將也莫邪可復至否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

煥渙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葉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葉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劍有靈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

陽離姐

鬼携扇去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邱

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抑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祇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聞見錄

進龍鏡

唐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皆有盤龍勢如飛動元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恭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垂至肩衣白衣有小童衣黑衣呼爲元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爲汝鑄之將愜帝意遂令元冥入爐所局戶三日戶開呂暉等搜覓已失龍護及元冥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秦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

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
來獻聖聰呂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之後大旱
不雨葉法喜善祠鏡龍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異
聞錄

破鏡重圓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其妻曰國
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
日以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爲楊越公得之乃
爲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
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至還其妻因與德言
樂昌餞別令樂昌爲詩曰今日甚造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
敢方信作人難

古今詩話

洞賓磨鏡

尚書郎賈師雄畜古鐵鏡常欲淬磨洞賓稱回處士自贊其能
笥中取藥寘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
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
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
通明如玉乃知異人

集仙傳

竇儀鏡背

宋太祖以乾德二年平蜀其宮人輿至汴有入內者鏡背有識
乾德四年鑄者帝怪之以問翰林學士竇儀對曰此必蜀物蜀
主嘗有此號帝大悅曰作相須用讀書人

續編

琴有殺心

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
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邪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
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將

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也豈此爲殺心形於聲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蔡邕琴笛

邕陳留人漢靈帝時爲中郎將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意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湖遠跡吳會吳下有燒桐爨下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材因截爲琴果有美音其尾焦故曰焦尾又至柯亭以竹爲椽仰見良竹取以爲笛發聲遼亮

本傳

女知絕弦

蔡炎邕之女年六歲邕夜彈琴弦絕炎問之曰第一弦也復斷問之曰第四弦邕曰偶中耳炎曰昔季扎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得不知

本傳

桓伊撫箏

昔桓伊字叔夏爲豫州都督時謝安壻王國寶專利無厭安每

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而會稽王道子狎昵謫邪國寶以安功名盛極而問之帝召伊宴飲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變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韻合歌管并請一吹帝善其調達敕御妓奏笛伊曰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召之奴既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衿越席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作箏篴引

箏篴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有一狂夫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噓唏鼓箏篴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而死當柰何曲終投河死子高援琴作此歌故曰箏篴引

孔衍琴操

得玉能辨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觀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尹文子

卞和獻玉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爲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便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

張伯懷一

後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
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粒
瘞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窻意問戶曹曰此何窻也曰夫子
窻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意乃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
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
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羊公種玉

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八十里
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
飲訖出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曰種此可生
好玉又得好婦時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
人莫知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

徐氏徐氏以爲狂乃戲云以白壁一双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白壁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名其地曰玉田

搜神記

懷琉璃瓶

唐貞元中楊州坊市有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懷中出琉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施滿此聖瓶子則足矣瓶項如韋管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異之復與千錢亦如此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綱至數十車綱人駐車觀之綱主戲曰爾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路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綱官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途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

太平廣記

前定得錢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日富貴若能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攜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却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于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遣之逸史

上清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

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
岑因問其冠帔荅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
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墻下忽
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唯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
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鐵之狀
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
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整錢甕歌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采薪爲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
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歌故錢流出於是推正
以石堵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所徘徊
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爲甕歌以五百顧
爾正之耳

徐鉉稽神錄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爲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白者亦謂之紙東觀漢記作紙其字從巾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爲麻紙及敝布魚網爲網紙楮皮爲谷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擣訖以細絹筵於缸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搯皮汁中搯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筵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萬杵多益善合墨不得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湏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

太平御覽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良答王僧虔書

立本觀畫

閻立本唐太宗時拜右相觀張僧繇金陵畫壁曰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立本以畫名一代其於張之高下間耳而不足以知之世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䟽乎

本傳

阮孚蠟屐

孚阮咸子晉元帝時封南安侯轉吏部尚書以病家居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或有詣約見正理財物客至屏去不盡傾身障之意未能平及詣孚見正着蠟屐自嘆曰未知一生能著幾兩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本傳

呂虔授刀

虔有佩刀工相之登三公可服此刀以授王祥曰公有公輔量故相與祥佩之至三公臨終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